





通鑑卷五十二

... 天有... 大... 判... 書... 部... 官... 職... 是... 也...
... 戶... 賜... 紫... 金... 符... 臣... 司... 尚... 光... 也...

勅... 錄...

後學... 天台胡三省... 詳注

漢紀四十四

... 漢紀... 卷... 四十四...

... 漢紀... 卷... 四十四...

... 漢紀... 卷... 四十四...

... 漢紀... 卷... 四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漢紀四十四

起關逢闔茂盡旃
蒙作噩凡十二年

孝順皇帝下

陽嘉三年夏四月車師後部司馬率後王加特奴掩擊北匈奴於闐吾陸谷闐音昌大破之獲單于母 五

月戊戌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上親自露坐德陽殿

東廂請雨

按范書桓帝紀德陽殿在北宮掖庭中

以尙書周舉才學優

深特加策問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

否皮

鄙翻塞悉則翻

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

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

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

謂露坐無益

陛下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希魚卻行求前

賢曰緣木求魚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

往古所以知今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卻行而

求達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

除太官重膳之費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

易稽覽圖中孚傳曰

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其鄭玄注云
陽者天子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日天立應
以惡一說不旋時立應
之重直龍翻傳直戀翻

惟陛下留神裁察帝復召舉

面問得失舉對以宜慎官人去貪汙遠佞邪

復扶又
翻去羌

呂翻遠
于願翻

帝曰官貪汙佞邪者爲誰乎對曰臣從下州

超備機密

舉自冀州刺
史徵拜尚書

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

數有直言者忠貞也

別彼列翻
數所角翻

阿諛苟容者佞邪也

太史令張衡亦上疏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

分震者民擾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割

與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願陛下思惟所以稽

古率舊勿使刑德八柄不由天子

周禮王以八柄馭
羣臣一曰爵以馭

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日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然後神望允塞則翻災消不至矣衡

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

緯七緯也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

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辯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什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華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上疏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又

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

賢曰前書武帝始置益州

又劉

向父子領校祕書閣定九流亦無讖錄

賢曰成哀時劉向及子歆

爲祕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藝文志並無讖

說識楚
諧翻

則知圖識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

世取資

要一遙翻

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厯卦候九宮

風角

黃帝命伶倫吹律大撓作甲子容成造厯而律厯之學傳矣京房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

風雨寒溫爲候伏羲之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中伏羲觀

河圖而畫八卦陰陽家謂之九宮一六八爲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至今承用之又易乾鑿度

曰太一取其數而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

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

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從半矣遺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

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於

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此雖緯畫之說而九宮定位則一也賢曰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

占吉 數有徵効數所角 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

賢曰謂競 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

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惡烏路翻好呼到翻魅音媚

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曰鬼魅最易 宜收藏圖

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秋七

月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復扶 詔拜前校尉馬

賢爲謁者鎮撫諸種種章 冬十月護羌校尉馬續遣

兵擊良封破之 十一月壬寅司徒劉崎司空孔扶

免用周舉之言也崎丘 乙巳以大司農黃尚爲司徒

光祿勳河東王卓爲司空 耿貴人數爲耿氏請爲

偽翻帝乃紹封耿寶子箕爲牟平侯

耿寶敗死事見上卷安帝延光四年

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帝令敦煌太守

發兵救之不利

敦徒門翻

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以養

子襲爵

曹操階之遂移漢祚其所由來者漸矣

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

也

事見上卷延光四年

由是有寵參與政事

與讀日預御史張綱上

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

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

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

也書奏不省

省悉景翻

綱皓之子也

張皓見五十卷安帝延光三年旱

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

免 戊寅以執金吾梁商爲大將軍故太尉龐參爲

太尉龐皮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

就第卽拜商乃詣闕受命杜佑曰後漢策拜諸王侯三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

者引光祿勳前謁者引當拜者前伏殿下光祿前一

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爲某讀策書畢拜者稱臣再

拜尙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前面立受印璽綬當

受策者再拜頓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某新封某公

某初除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爲公典重

坐受策者拜謝起就位禮畢自漢以來惟衛青以有

功卽軍中拜大將軍未聞有就第卽商少通經傳謙

拜者也況以此異數加之后父乎

恭好士少詩沼翻好辟漢陽巨覽巨姓上黨陳龜爲

掾屬掾余李固爲從事中郎楊倫爲長史李固以商

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於商曰數年以來

災怪屢見

見賢通翻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

名

范書李固傳形作刑此二語蓋亦本之緯書

天道無親可爲祇畏

賢曰祇敬

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敬而畏也

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

踵伯成之高

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於野

全不朽之譽

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

用 秋閏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烏桓寇

雲中度遼將軍耿曄追擊不利十一月烏桓圍曄於

蘭池城

續漢志雲中郡沙南縣有蘭池城

發兵數千人救之烏桓乃

退 十二月丙寅京師地震

永和元年春正月己巳改元赦天下 冬十月丁亥

通鑑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五
承福殿火 十一月丙子太尉龐參罷 十二月象

林蠻夷反

象林縣屬日南郡晉宋以下爲林邑國

乙巳以前司空王

龔爲太尉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

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

公以堅貞之操橫爲讒佞所構

橫戶孟翻

眾人聞知莫不

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

哀帝時丞相王嘉召詣廷尉主

薄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

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

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

賢曰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

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臣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

王公卒有

他變

卒讀曰猝

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

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

言當速救之也

斯其時也商卽言

之於帝事乃得釋

是歲以執金吾梁冀爲河南尹

翼性嗜酒逸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灋父商所親客

雒陽令呂放以告商商以讓冀冀遣人於道刺殺放

刺七亦翻

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

推吐雷翻惡自冀出欲嫁之他

人故託其辭疑放之怨仇爲之

請以放弟禹爲雒陽令使捕之

賢曰安慰

放家欲以滅口余謂賢說非也冀請於商以放弟爲令謂必急於捕賊而陰使禹滅其兄之宗親賓客以

快己忿耳

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武陵太守上書以

蠻夷率服

言相率而來服

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

可尙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

賦多少所由來久矣

漢興令武陵諸蠻大人歲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之賔布

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

帝不從澧中澧中蠻各爭貢布非舊約

漢卽侯翻

遂殺鄉

吏舉種反

二年春武陵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

賢曰充縣

屬武陵郡故城在澧州崇義縣東北充音衝夷道屬南郡

二月廣漢屬國都尉

擊破白馬羌

安帝改蜀郡北部都尉爲廣漢屬國都尉別領陰平甸氏剛氏三道屬益州

帝遣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平之進乃簡選良

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三月司空王卓薨丁丑以

光祿勳郭虔爲司空

考異曰袁書作乾今從范書

夏四月丙申

京師地震 五月癸丑山陽君宋娥坐構姦誣罔收

印綬歸里舍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

元李剛等九侯坐與宋娥更相賂遺更工衡翻求高

官增邑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云龍等誣罔曹騰

孟賁按梁商傳誣罔騰象林蠻區憐等區烏侯翻

賁者張達等非龍等也攻縣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

有此姓姓譜云今長發交趾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秋七月二

沙有此姓音豈俱翻郡兵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執轉盛 冬十

月甲申上行幸長安扶風田弱薦同郡瀆真博通內

外學東都諸儒以七緯爲隱居不仕宜就加衰職日賢

毛詩曰哀職有闕謂三公也

帝虚心欲致之前後四徵終不屈友

人郭正稱之曰澹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

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真雄之

子也

法雄見四十九卷
安帝永初四年

丁卯京師地震太尉王龔

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

震行事諫之者

楊震事見五十卷
安帝延光三年

龔乃止十二月乙

亥上還自長安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二郡山崩

夏閏四月己酉京師地震五月吳郡丞羊珍反

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斬之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

力討區憐不尅爲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召公卿

百官及四府掾屬

大將軍府掾屬二十九人太尉府二十四人司徒府三十一人司空

府二十人

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

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

磐結不散

二州謂荆揚也

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

被徵發如復擾動

數所角翻被皮義翻復扶又翻下同

必更生患其不

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

卒讀日猝

遠赴萬里無有

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

暑加有瘴氣

瘴之亮翻度嶺而南瘴氣甚重炎熱蒸鬱之所生也中之者輒死

致死

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

至嶺南

比必寐翻及也

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

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

賢曰古升小故日五升也稟給也

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

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

亡必眾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

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

尙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

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

尙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

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

事見四十九卷安帝元初二年止五十卷五年此

發將無益之効

將卽亮翻

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

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其住交趾今

日南兵單無穀

言孤軍處叛蠻之中又乏糧也

守旣不足戰又不能

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

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聞致

頭首者

聞古覓翻頭首謂諸蠻渠帥也

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

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

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尙爲雲中守

尙魏

見十四卷文帝十四年就加事未見守式又翻下同

哀帝卽拜龔舍爲泰山守

前書龔舍楚人初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卽楚拜舍爲泰山太守

宜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漢紀四十四
卽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卽拜祝良爲九

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

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

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爲于僞翻復扶又翻

秋

八月己未司徒黃尚免九月己酉以光祿勳長沙劉

壽爲司徒 丙戌令大將軍三公舉剛毅武猛謀謨

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

校戶教翻

初尚書

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爲尚書旣而雄爲司隸校

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

臧古賊字

通舉以此劾奏雄

劾所舉非其人也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雄曰詔書使

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

使君選貪污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

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灋戮宣子僕宣子謂諸

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秦晉戰于河曲趙宣子將中軍

韓厥爲司馬宣子使以其乘車千行韓厥戮其僕眾

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宣子謂

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任其事吾今乃知免於戾矣任音壬今君不以舉之不

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

子殊也雄悅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宣

光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周舉字宣光天下益以此賢之

聞過而服天下以此益賢是時宦官競賣恩勢挾勢

左雄諱過者爲何如邪

通鑑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以此自

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

春秋鄭穆公子子良後爲良氏賢曰

謙退而厚重也余謂退厚者不與儕輩爭進趣競浮薄也

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

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

長知兩翻

既無

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

識知其不終

事見二卷周顯王三十一年

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

言不足爲榮適以爲辱也

考異曰宦者傳云陽嘉中詔舉武猛良賀獨無所薦按此詔蓋誤以永和爲

陽嘉也

是以不敢帝由是賞之

冬十月燒當羌那離

等三千餘騎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

十二月戊

戌朔日有食之

大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等

用事於中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

欲陷之中常侍張達遠政楊定等

遠姓也衛有大夫遠伯玉

與左

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

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

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

妒與

達等知

言不用懼迫

言既不用懼禍且及也

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

中帝聞震怒敕宦者李歛急呼騰賁釋之收達等下

獄

歛許及翻下退稼翻

四年春正月庚辰達等伏誅事連弘農太守張鳳安

平相楊皓皆坐死辭所連染延及在位大臣商懼多

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

春秋左氏

傳晉御克帥師敗齊師于鞏師歸范文子後入日師
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
也故不敢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傳曰虞微園
也曷爲序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帥所類翻大獄

一起無辜者眾死囚久繫纖微成大

賢曰言久繫之則細微之事牽

引以成大也

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

止逮捕之煩

謂孟春之月當行慶施惠順天地生物之心以迎和氣不宜使獄事枝蔓賢曰

逮及也辭所連及卽追捕之也

帝納之罪止坐者二月帝以商少子

虎賁中郎將不疑爲步兵校尉商上書辭曰不疑童

孺猥處成人之位

處昌呂翻

昔晏平仲辭郟殿以守其富

左傳齊討慶封與晏子郟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故弗受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

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郟殿乃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郟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郟蒲對翻殿多薦翻又如

字公儀休不受魚殮以定其位

公儀休爲魯相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

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故

也

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上乃以不疑爲

侍中奉車都尉

梁商之讓通經傳之力也

三月乙亥京師地震

燒當羌那離等復反

復扶又翻下同

夏四月癸卯獲羌校尉

馬賢討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

戊午赦天下

五月戊辰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爲濟北王

去年濟北王多

薨無子今以安紹封范書列傳作安國此從帝紀濟子禮翻

秋八月太原旱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

南匈奴句龍王吾斯

車紐等反

句古侯翻車尺遮翻

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

通鑑五十一
漢紀四十四
三
稷殺朔方代郡長吏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

將梁並等

此護匈奴中郎將也

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

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

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

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

賢曰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謀然不能制下卽是不堪其任

逼迫單于及其弟

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

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

降戶江翻下同龜所施行必有未究其方略者而遠

坐免也下

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

鳥困獸皆知救死

鳥窮則攫獸困則搏傳曰困獸猶鬪

况種類繁熾不

可單盡

賢曰單亦盡也種章勇翻

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

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

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壘

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

賢曰醜等也余謂醜類言凶醜之黨類也

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

降畔虜裔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

夜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

短也疆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

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而觀其變

先悉薦翻

設購開

賞宣示反悔

反音幡宣示招降之意以開其反悔之心

勿貪小功以亂大

謀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鞮丁奚翻

己丑晦日有食之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

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機等天性虐刻多所

擾發且凍傳難種羌遂反

賢日且音子余翻種章勇翻下同

攻金城

與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等並坐徵於是

拜馬賢爲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爲副將左右羽

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 九月令扶

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 辛未太尉王襲

以老病罷

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

賢日隴山之關也今名大震關

在今隴州

王午以太常桓焉爲太尉

匈奴句龍

王吾斯等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

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

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賢曰離石卽西河之屬縣也在

郡南五百九里郡本都平定縣至此徙於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十

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

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眾車紐

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鈔楚交翻下同初

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爲賢老不如太中大

夫宋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宋由爲公於章和之間賢到軍移

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種草勇翻轉

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

并合也及其勢未合

而攻其支黨

而馬賢等處處畱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

聲今逃匿避回

回胡對翻繞也曲也

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

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

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

賢曰埋根言不退也行戶

剛翻先悉薦翻

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

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選兒子侍妾

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賢攻於西而羌出於

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

鄭高克好

利而不顧其君文公使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羣潰而歸

安定人皇甫

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審悉也上書言狀朝

廷皆不從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于射

姑山且子余翻射音夜按續漢書天文志射姑山在西北地賢軍敗賢及二子皆

沒東西羌遂大合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

者謂之西羌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

吏民二月丁巳有星孛于營室晉書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

又爲軍糧之府及土功事孛蒲內翻三月上巳大將軍商大會賓客

讌于雒水司馬彪曰三月上巳宮人皆潔於東流上洗濯祓除爲大潔也按古以三月上巳日

爲上巳今以三月三日爲上巳酒闌繼以鼉露之歌纂文曰鼉露今之挽歌也崔豹

古今注曰龔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
落人死一去何時歸龔下戒翻一作薤

從事中郎

周舉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

樂音洛

非其所也殃

將及乎

左傳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

武都太守趙沖追擊鞏唐

羌

考異曰西羌傳作武威太守今從帝紀皇甫規傳云與護羌校尉趙沖按西羌傳沖時尚爲太守

規傳也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詔沖督河西四郡

兵爲節度

余按沖以追羌之功詔督河西四郡兵則武威太守爲是武都西北接漢陽東北接

扶風南接漢中無緣遠督河西四郡兵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

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

知其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

比毗至翻數所角翻中竹仲翻

臣每

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日

縣猶停也余謂出師遠征其勢縣
絕不能相及故曰縣師縣讀曰懸
出於平民平民謂齊民也

回入姦吏謂爲姦吏所侵盜也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

饑穢負流散穢居兩翻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

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言前後相乘以侵暴羌戎爲常也苟

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

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徼一遙翻退

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

出不聞振旅之聲賢曰振整也旅眾也穀梁傳曰日出日治兵入日振旅酋豪泣

血驚懼生變酋慈秋翻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

搏手扣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

之兵五千

賢曰兩營謂馬賢及趙冲等二郡安定隴西也余謂兩營者扶風雍營及京兆虎牙

營也出其不意與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

兵勢巧便臣已更之

更工衡翻經也歷也

可不煩方寸之印尺

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

降戶江翻

若謂臣年少

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

邁

賢曰邁往也

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勝音升沒死猶言昧死也冒死也

帝不能用 庚子司空郭虔免丙午以太僕趙戒爲

司空 夏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度遼將軍馬續率鮮

卑到穀城擊烏桓於通天山大破之

穀城蓋卽西河郡之穀羅縣城

通天山蓋卽土軍縣之石樓山以其高絕故曰通天

鞏唐羌寇北地

日西羌考異

傳作罕種羌
今從帝紀

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利

秋

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篤

乘繩

敕子冀等曰吾生無

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

帑他朗翻
藏徂浪翻

衣衾飯含

玉匣珠貝之屬

賢曰含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含以貝士飯以珠含以貝也飯父

遠翻合
戶紺翻

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耳

宜皆辭之丙辰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

聽賜以東園祕器銀鏤黃腸玉匣

賢曰棺以銀鏤之
以柏木黃心爲椁

曰黃腸孔穎達曰喪服大記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
木椁鄭注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正

義曰君松椁君諸侯也諸侯用松爲椁材也盧云以
松黃腸爲椁庾云黃腸松心也大夫柏椁以柏爲椁

不用黃腸及葬賜輕車介士

賢曰輕車兵車也
介士甲士也中宮親

下天子也

也

也

送帝幸宣陽亭

賢曰每城門各有亭卽宣陽門之亭也余按續漢志雒陽城十二門無宣

陽門魏晉之間洛城始有宣陽門正南門也漢雒陽城正南曰平城門瞻望車騎王戎以

河南尹乘氏侯梁冀爲大將軍冀弟侍中不疑爲河

南尹

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

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

事見三十二年順帝援

大柄投之后族

援于元翻

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

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

嚚魚巾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蕩覆漢

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初梁商病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

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

續漢志曰

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世祖中興以爲諫議大夫

九月諸羌寇武威 辛

亥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癸丑以羌寇充斥涼部震

恐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

永建四年二郡還舊治今復徙之復

扶又十一月庚子以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

兵萬五千人屯三輔 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

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

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

勞力到翻更工衡翻

於是賊帥夏密

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

師所類翻首式救翻

固皆原

之遣還自相招集開示威灋半歲閒餘類悉降

降戶江翻

州內清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臧古贓字通賜等重

賂大將軍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賢曰言移檄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

爲于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

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

遣歸農但選畱任戰者百餘人任音王以恩信招誘之

未滿歲賊皆弭散誘音西弭止也散逃潰而去也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赦天下改元 秋八月南匈奴

奴句龍吾斯與萁鞬臺耆等復反萁音郁鞬居言翻復扶又翻寇

掠并部 丁卯遣侍中河內杜喬周舉按范書紀傳周舉汝南人

時爲光祿大夫守光祿大夫周相馮羨魏郡欒巴張綱張綱據爲

武陽人相
況羽翻

郭遵劉班分行州郡

行下孟翻

表賢良顯忠勤

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

輒收舉

刺史二千石大吏驛馬上奏其罪取旨黜免驛馬欲速達京闕也墨綬縣令長也令長以

下便收案舉劾其罪上時掌翻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

雒陽都亭

漢郡國縣道皆有都亭

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前漢京兆

督郵侯文對孫贛之辭

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

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謹條其無

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

賢曰御進也

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戚滿朝

朝直遙翻帝雖

知綱言直不能用也杜喬至兗州表奏泰山太守李

固政爲天下第一上徵固爲將作大匠八使所劾奏

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爲請救事皆寢遏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寢者已御其奏寢而不行過者其奏未達過而不上

侍御史河南种暘疾之

种音

冲暘古老翻

復行案舉

復扶又翻

廷尉吳雄將作大匠李固亦

上言八使所糾宜急誅罰帝乃更下八使奏章令考

正其罪

下還稼翻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

中竹仲翻

時廣

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

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

之職旣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遠走閉壘綱於門罷

遣吏民獨畱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

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

坐才臥翻

譬之曰前後

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

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恩德服

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

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

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

皆曰凡祭皆用牲故曰血

嗣或曰父子氣血相傳故曰血嗣

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

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

生

復扶又翻

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閒

耳

人以氣一出入之頃爲一息喘者息之疾音尺究翻

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

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

面縛歸降

考異曰帝紀九月張嬰寇郡縣又云是歲嬰詣綱降按張綱傳云寇亂十餘年則

非今年九月始寇郡縣也袁紀置綱單車入嬰壘大

會置酒爲樂

樂音洛

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室

相田疇

賢曰相視也田並畔曰疇爲于僞翻相息亮翻

子孫欲爲吏者皆引

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邊之

在郡一歲卒

卒子恤翻

張嬰等五百餘人爲之制服行喪

爲于僞翻

送到犍爲

犍居言翻

負土成墳詔拜其子續爲郎中

賜錢百萬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

峻

任音王

冀州刺史京兆蘇章膠東相陳畱吳祐雒陽

令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

王渙事見四十八卷和峻
帝元興元年稱尺證翻

能選用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

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爲冀州刺史

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臧

行下孟翻
臧古臧字

通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

爲于偽翻
好呼到翻

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謂章必能覆
蓋其惡也

章

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

蘇章字
孺文

明日冀

州刺史案事者公瀆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

摧折權豪忤旨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日

夜稱章朝廷遂不能復用也

復扶
又翻

祐爲膠東相

續漢
志膠

東侯國屬
北海國

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

市衣以進其父

百官志縣置嗇夫一人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

差品風俗通曰嗇省也夫賦也言省息百姓均其役賦嗇音色

父得而怒曰有君如

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

首式

祐屏左右問其故

屏必

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

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此言觀性之過

在於取民則知其心主於奉父

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遺于

冬

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免

罕羌邑落五千

餘戶詣趙冲降唯燒何種據麥繚未下

種章勇翻參繚縣屬安定

郡繚音

甲戌罷張喬軍屯

十一月壬午以司隸校

尉下邳趙峻爲太尉大司農胡廣爲司徒

二年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

擊燒當羌於參綠破之

當當作何此承范紀之誤燒當燒何羌兩種也

六

月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爲呼蘭若尸逐就

單于

自永和五年吾斯卑紐反陳龜逼殺單于休利南庭虛位至自始立單于考異曰袁紀去年

六月立兜樓儲爲單于今從范書

時兜樓儲在京師上親臨軒授璽

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

璽斯氏翻綬音受引上時掌翻

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門外祖會饗賜作

樂角抵百戲

太常掌樂大鴻臚典四夷之客故詔使祖單于祖會爲祖道之會也賢曰廣陽

城西面南頭門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爲抵對卽今之鬪角古之角抵也臚陵

如翻冬閏十月趙冲擊燒當羌於阿陽破之賢曰阿陽縣屬

漢陽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扶風馬

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刺七亦翻句古侯翻涼州自九月以

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壞音怪敗補邁翻民壓

死者甚眾 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

專用儒學文吏事見上卷陽嘉元年上時掌翻於取士之義猶有所

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爲四科帝從之

建康元年是年四月改元春護羌從事馬玄爲諸羌所誘將

羌眾亡出塞誘音酉將如字領也領護羌校尉衛琚追擊玄等

斬首八百餘級琚音居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鷓陰河

賢曰續漢書建威作武威鷓陰縣名屬安定郡又曰涼州姑臧縣東南有鷓陰縣故城縣因水以爲名宋

白日會州會寧縣漢鷓陰縣地黃河西南自蘭州金城縣界流注水經云河水又東過勇士縣北東流卽

此處復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降戶冲將

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而歿冲雖死而前後多

所斬獲羌遂衰耗詔封冲子爲義陽亭侯 夏四月

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左部卽匈奴左部龍吾斯之

黨於是胡羌烏桓悉詣寔降 辛巳立皇子炳爲太

子炳虞貴人之子也改元赦天下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

史种暲監太子家監古衙翻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

太子暲工老翻梵房戎翻又房汎翻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

決暘乃手劔當車曰

又手守翻

太子國之儲副天命所係

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

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

息愧暘臨事不惑

愧者愧己之不能然也

帝亦嘉其持重稱善

者良久揚徐盜賊羣起盤互連歲秋八月九江范

容周生等寇掠城邑屯據歷陽

歷陽縣屬九江郡賢曰今和州縣

爲

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督州兵討之

緄古本翻考異曰

帝紀作馮赦袁紀作馮放皆誤今據緄傳

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

年三十

太子卽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丁丑以太尉趙峻爲太傅大司農李固爲太尉參錄

尚書事 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于憲陵

賢曰憲陵在雒陽西

十五里

廟曰敬宗

是日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

庚

戊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

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

幾讀日冀

後遭姦

僞威分近習

賢曰近習謂佞幸親近小人也

受賂賣爵賓客交錯天

下擾擾從亂如歸官民並竭上下窮虛陛下體兼乾

坤

以坤母臨朝以君天下行乾之德故曰體兼乾坤

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

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

災異不息寇賊縱橫

縱子容翻

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

其常侍尤無狀者

賢曰無狀謂無善狀

宜亟黜遣披埽凶黨

披開

也瑞

除也收入財賄以塞痛怨

塞悉則翻

以答天誠大將軍冀

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

急之務

去羌呂翻

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

水也

家語孔子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也

羣臣

乘舟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

操干高翻楫與楫同

若能平志

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

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

功安固之道哉

稱尺證翻量音良

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

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

累良

瑞梁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

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後居希翻沈持

林翻

考異曰規傳云沖質之間規對策免歸積十

四年檢帝紀此後別無舉賢良事或者此時規舉賢

良其至對策時已在質帝世也故云沖質

之間自明年數至梁冀誅亦整十四年也

揚州刺

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范容等於歷陽敗歿冬

十月日南蠻夷復反

復扶又翻

攻燒縣邑交趾刺史九江

夏方招誘降之

夏戶雅縣

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馬勉

攻燒城邑鳳稱無上將軍勉稱皇帝

考異曰帝紀永嘉元年三月

勉稱皇帝今

築營於當塗山中

賢曰當塗縣之山在今宣州余按兩漢志

據滕撫傳

當塗縣屬九江郡續志曰縣有馬丘聚徐鳳反於此

又有塗山禹會諸侯處也又有芍陂陂在壽州安豐

縣東塗山在濠州鍾離縣西九十五里以此證之漢

當塗縣地當在唐濠壽二州界晉氏南渡淮民避亂

通鑑五十一

度江晉成帝乃僑立當塗縣於于湖於唐屬宣州今當塗縣非漢舊當塗縣地

官 十二月九江賊黃虎等攻合肥合肥縣屬九江郡賢曰故城在建年號置百

今廬州北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是歲羣盜發憲陵

孝冲皇帝諱炳諡法幼少在位曰冲司馬彪曰冲幼早天故諡曰冲伏侯古今注曰

炳之字曰明

永嘉元年考異曰袁紀作元嘉誤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

殿年三歲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

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

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其掩匿乎人子當作臣子昔秦

皇沙丘之謀及近日北鄉之事皆祕不發喪沙丘事見七卷

秦始皇三十七年北鄉事
見上卷安帝延光四年

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

也太后從之卽暮發喪徵清河王蒜及勃海孝王鴻

之子纘皆至京師蒜父曰清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鴻

皆樂安夷王寵之子千乘貞王伉之孫也

千乘貞王伉章帝建

初四年封薨子寵嗣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國曰樂安薨子鴻嗣是生質帝帝既立梁太后以樂安國土

卑溼租委鮮薄改封鴻勃海王清河王慶子虎威嗣國三年而薨無子鄧太后立延平爲清河王諡法安

心好靜曰夷蒜蘇貫翻伉音抗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濼度公卿

皆歸心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

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

長知兩翻任如林翻堪也

願將軍審詳大

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

周勃事見十卷高后八

通鑑五十一
年霍光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鄧氏事見四
十八卷和帝元興元年四十九卷殤帝延平元年閻
氏事見上卷安
帝延光四年 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丙辰冀持

節以王青蓋車迎續入南宮丁巳封爲建平侯其日
卽皇帝位年八歲蒜罷歸國 將卜山陵李固曰今

處處寇賊軍興費廣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尙幼小

可起陵於建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康陵殤帝陵亦在
慎陵塋內塋音營

太后從之己未葬孝沖皇帝於懷陵 太后委政宰

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

下咸望治平治直
吏翻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

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旣怨又希

望冀旨遂其作飛章誣奏固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

依正行邪離閒近戚

閒古
覓翻

自隆支黨太衍在殯路人

掩涕

掩涕者掩
面而泣也

固獨胡粉飾貌

燒鉛汞成粉以傅面
北史曰胡粉出龜茲

搔頭弄姿

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
王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

槃旋

偃仰從容治步

從七容翻從容舒緩也治步言脩
治容儀行步中規矩也治直之翻曾

無慘怛傷悴之心

悴秦
醉翻

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

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

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父

累力
瑞翻

臣惡莫深於毀君固

之過釁事合誅辟

辟毗
亦翻

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

下選
稼翻

太后不聽

廣陵賊張嬰復聚眾數千人反據

通鑑五十一
廣陵

復扶又
翻下同

二月乙酉赦天下

西羌叛亂積年

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

前書音義曰牢價
直也稟給也賢曰

牢稟食也古者名廩爲牢斷割
也減割牢稟而盜之斷丁管翻

私自潤入皆以珍寶

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

骨相望於野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蒲狐

奴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

誘音酉蒲乃感
翻降戶江翻

隴右復平

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涿令北

海滕撫有文武才

姓譜滕侯之
後以國爲氏

詔拜撫九江都尉與

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

緄古
本翻

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

謂立賞格錢邑以功之高
下爲差錢賜錢也邑封邑

也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三月撫等進擊眾賊大

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以餘眾燒

東城縣

東城縣屬九江郡賢曰在今濠州定遠縣南

夏五月下邳人謝安

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爲平鄉侯拜滕

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丙辰詔曰孝殤皇帝卽

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

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今其正之

六月鮮卑寇代郡

秋廬江盜賊攻尋陽

尋陽縣屬廬江郡班

志注云禹貢九江在南首東合爲大江余按尋陽縣本在大江之北尋水之陽吳立蘄春郡尋陽縣屬焉

蘄春縣漢屬江夏郡唐蘄州之地元豐九域志蘄州東南至江州二百四十里江州得尋陽之名由司

馬氏置尋陽太守於柴桑於是江南
之尋陽著於此江北之尋陽晦矣

又攻盱台

盱台縣屬

下邳國音吁怡

滕撫遣司馬王章擊破之

九月庚戌太傅

趙峻薨

滕撫進擊張嬰冬十一月丙午破嬰斬獲

千餘人丁未中郎將趙序坐畏懦詐增首級棄市

考

異曰東觀記曰取錢緣三百七十五萬今從滕撫傳

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

華戶化翻

攻破九江太守楊岑滕撫進擊破之斬孟等三

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以撫爲左馮翊

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

金爲文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逮捕

馳傳上言

傳株戀翻下傳逮同上時掌翻

冀由是恨暠會巴郡人服

直姓譜服周內史叔服之後漢有江夏太守服徹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

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害被皮義翻冀因此

陷之傳速曷承速曷承傳諸京師也李固上疏曰臣伏聞討捕

所傷本非曷承之意實由縣吏懼灋畏罪迫逐深苦

致此不詳詳審也言不能審知賊勢比盜賊羣起比

至處處未絕曷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

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賢曰言各飾僞辭隱匿真狀也莫復盡

心太后省奏復扶又翻乃赦曷承罪免官而已金蛇

輸司農大司農掌儲錢穀金帛故金蛇輸司農考

喬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小女死令

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由是銜之

爲冀殺喬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漢紀四十五

起柔兆閏茂盡柔兆涸灘凡十一年

孝質皇帝

諱纘章帝曾孫勃海孝王鴻之子也諡法忠正無邪曰質伏侯古今注曰

纘之字曰繼

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大

將軍以下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又千石

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

三署郎五官署郎及左右署郎也屬光祿勳掾俞絹

翻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灋其高第者上

名牒

此時益以梁氏入四姓陰竇諸后族衰廢者未必得豫也名牒者書名於牒上之上時掌翻

當以次賞進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此鄧后臨朝之故智

梁后踵而行之耳

遊學增盛亦千名蹈利之徒何足尚也或問曰太學諸生二萬人漢末互相標榜清

議此乎出子盡以爲千名蹈利之徒可乎答曰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謂其閒無其人則不可然互相標榜

者實千名蹈利之徒所爲也禍李膺諸人者非太學諸生諸生見其立節從而標榜以重清議耳不然則

郭泰仇香亦遊太學泰且拜香而欲師之泰爲八顧之首仇香曾不預標榜之列豈清議不足尙歟抑香

隱德無能名歟

五月庚寅徙樂安王鴻爲勃海王

海水

溢漂沒民居 六月丁巳赦天下 帝少而聰慧詩

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目者眩目而注此跋扈將軍

也賢曰跋扈猶彊梁也余按爾雅山卑而大扈跋者不由蹊隧而行言彊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卑而

大且欲跋而踰之故曰跋扈蜀本惡鳥冀聞深惡之路翻

注甚鄙淺茲不復錄詳見辯誤冀聞深惡之路翻

下閏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而進之煮餅今

釋名餅并也漉麥麩使合并也東皙曰禮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遵煮麥爲麩內則諸饌不說麩

麩之作也其來近矣湯餅煮麩也黃庭堅文煮麥深注湯帝苦煩盛使促召太尉

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尙能言曰食煮餅今

腹中悶得水尙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

吐土故語未絕而崩年九固伏尸號哭言伏地而號哭其狀如尸

也號戶

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

推舉者効舉其侍疾無狀

而推究其姦也設於此時固能窮冀弑君之罪儻不能正其誅以身死之豈不忠壯既不能然又且俛首於其間欲以立長之議矯而正之卒死於兇路翻將議立

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

頻年之閒國祚三絕

賢曰順帝崩冲帝立一年崩凡三絕

今當

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

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

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

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

得人難

孟子之言爲于僞翻

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

發憤悔之折骨

折而設翻

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

之祀幾將傾矣

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幾居稀翻

至憂至重可不

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爲大

就冀而言萬事皆可付之悠悠至於立嗣關天下國

家之大

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

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

河王赫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

赫於質帝爲兄尊也同出樂安王寵親也

臚陵如翻

宜立爲嗣朝廷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

赫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

惡烏路翻

初平原王翼旣貶

歸河間

事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

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

蠡吾

縣前漢屬涿郡時屬河間國賢曰蠡吾故城在順帝今瀛州博野縣西蠡音禮翼父河間孝王開也

通鑑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

妻七

細翻徵到

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

而未有以相奪

賢曰未有別理而易奪之

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

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

說輸芮翻下同累世椒房謂恭懷后及太后也

秉

攝萬機賓客縱橫

橫戶孟翻

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

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蚤吾侯富貴可長保

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

重直用翻再也

冀意氣凶凶

言意氣惡暴也

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懼憚

備之舌翻

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

罷會固猶望眾心可立

以眾心屬於清河王猶望可立也

復以書勸

冀

復扶又翻

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策免固

爲殺李固杜喬

張本戊子以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大

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爲司空湯安之孫也

庚寅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蠡吾侯志入

南宮其日卽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秋

七月乙卯葬孝質皇帝於靜陵

賢曰靜陵在雒陽東南三十里

大

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曰明年丁亥之歲刑德

合於乾位

賢曰麻法太歲在丁王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歲刑亦在北宮故曰合於乾位掾

俞翻

易經龍戰之會

易坤卦上六龍戰于野陰疑于陽也

陽道將勝陰

道將負願將軍專心公朝

朝直遙翻

割除私欲廣求賢能

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

遠于願翻爲于僞翻

得小心忠篤敦

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灋古此猶倚

南山坐平原也

喻其安而無傾

誰能傾之議郎大夫之位本

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也

式用也

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

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暘樂巴等冀不

能用穆暉之孫也

朱暉事章帝

九月戊戌追尊河閒孝

王爲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

諡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

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

樂成縣屬河閒國

蠡吾先侯曰孝崇

皇

沈約曰諡法所不載者如孝崇皇之類是也

廟曰烈廟陵曰博陵

賢曰博陵

太蠡吾縣之地也陵在今瀛州博野縣西

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

璽綬祠以太牢

璽斯氏翻綬音受

冬十月甲午尊帝母

氏爲博園貴人

偃音偃史記偃姓咎繇之後貴人諱明本蠡吾侯之勝妾博園博陵寢園

滕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爲宦官所惡論討賊功當

封

討揚徐賊之功也惡烏路翻

太尉胡廣承旨奏黜之卒於家

孝桓皇帝上之上

諱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之子諡法克敵服遠曰桓伏侯

古今注志之字曰意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戊午赦天下

三月龍見譙

譙縣屬沛國見賢通翻

夏四月庚寅京師地

震 立阜陵王代兄勃道亭侯便爲阜陵王

阜陵王延傳國

五世至代代薨無子國絕今以便紹封道才由翻

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祿

勳杜喬爲太尉

考異曰帝紀云大司農杜喬喬傳乃

爲太尉袁紀亦然荀淑傳云光祿勳杜喬舉淑方正今從之

自李固之廢朝野喪

氣喪息浪翻

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

賢曰回邪也撓

曲也撓音奴高翻

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勃海孝王

鴻薨無子太后立帝弟蠡吾侯惲爲勃海王以奉鴻

祀惲苦回翻

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

不疑爲潁陽侯

潁陽縣屬潁川郡

蒙爲西平侯冀子胤爲襄

邑侯胡廣爲安樂侯

按廣傳封清陽縣之安樂鄉樂音洛

趙戒爲廚亭

侯袁湯爲安國侯

安國亦亭侯

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爲

列侯

按曹騰傳廣騰及州輔等七人皆封亭侯

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

用賢賞罰爲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

貞與楨同

幹與榦同築垣牆必須楨榦以喻立國必須賢才朝直遙翻

典詰之篇哉

謂封爵之典策

詔詰以授有功具有故事

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

不信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卽位天人

屬心

屬之欲翻下冀屬翻

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

先悉薦翻

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

孽魚

列翻紱音弗

其爲乖濫胡可勝言

勝音升

夫有功不賞爲善

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

詰去吉翻

故陳賚斧而人

靡畏

前書音義日資利也

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

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喪息浪翻省悉

景翻 考異曰喬傳此章在爲太尉前袁紀在爲太尉後今從袁紀

八月乙未立皇

后梁氏

考異曰皇后紀袁紀皆云八月而無日帝紀云七月乙未以長麻考之七月戊申朔無

乙未乙未八月十八日也蓋帝紀脫八月字

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

執舊典不聽

漢書舊儀聘皇后黃金萬斤呂后爲惠帝娶魯元公主女特優其禮爲二萬斤

儀禮納采用鴈鄭玄注云納其采擇之禮用鴈取順陰陽往來也周禮王者穀圭以聘女鄭玄曰士大夫

以上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禮言以圭而漢用璧形制雖異爲玉同也時依孝惠

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依舊典乘馬馬四匹也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

尋蓋每端二丈也

冀屬喬舉汜宮爲尙書

屬之欲翻汜符咸

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氏焉

喬以宮爲臧罪不用

臧古贖由

是日忤於冀

忤五

故翻

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

免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爲太尉司空袁湯爲司徒前

太尉胡廣爲司空 宦者唐衡左悺共譖杜喬於帝

賢曰悺音工
喚翻又音縮

曰陛下前當卽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爲

不堪奉漢宗祀

賢曰抗舉也宗
祀大宗之祀也

帝亦怨之十一月清

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

鮪于
軌翻

妄言清河王當

統天下欲共立蒜事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曰當

立王爲天子以嵩爲公嵩罵之文刺殺嵩於是捕文

鮪誅之有司劾奏蒜

嵩工老翻刺七亦翻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坐貶爵爲

尉氏侯

尉氏縣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
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以爲

名邑徒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

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

考異曰喬傳云策免而已喬前已

免官傳誤也

冀遂收固下獄

下還稼翻

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

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詣闕通

訴

要讀曰腰鈇斧也鎖音質樞也

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

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

前事

前事卽文鮪事也

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

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爲冀作章表融時在

坐

爲于僞翻坐才臥翻

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

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

言爲冀誣陷忠良將無顏以見人也

冀怒起入

室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願死亡志欲扶持王

室比隆文宣

賢曰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興漢祚

何圖一朝梁氏迷

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

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

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

復扶又翻

廣戒

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

宜

賢曰從宜令其自盡也

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

其門

騎奇寄翻

不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冀

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

爾雅曰四達謂

之衢城北卽夏門亭也臨力鶴翻哭也

固弟子汝南郭亮尙未冠左提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漢紀四十三
章鉞

冠古玩翻賢曰章謂所上章也鉞斧也

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

固尸不報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

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

賢曰腐生猶言腐儒也

公犯詔書欲

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

懼邪太后聞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畱楊匡號泣

星行

掾俞絹翻號戶刀翻星行者見星而行見星到而舍或曰星行者言戴星而行夜不遑息也

雒陽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

吏著赤幘著則略翻

守護尸喪

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

都官從事司隸校尉之屬官也掌舉中都

官非法者

太后赦之匡因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

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

喬家河內葬訖行服

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梁冀出吳祐爲河

閒相祐自免歸卒於家

卒子恤翻

冀以劉鮪之亂思朱穆

之言於是請种暠爲從事中郎薦欒巴爲議郎舉穆

高第爲侍御史

穆於大將軍府掾爲高第也

是歲南單于兜樓

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

車音尺遮翻

二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庚午赦天下 三月戊

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白馬羌寇廣漢屬

國

安帝以蜀郡北部都尉爲廣漢屬國都尉

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

討破之

楯食尹翻

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顧爲平原王奉

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爲孝崇園貴人 五月癸

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及左掖門火車駕移幸南宮

六月改清河為甘陵以孝德皇陵為國名立安平孝王得子

經侯理為甘陵王經縣屬安平國賢日今貝州經城縣奉孝德皇祀

秋七月京師大水

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秋八月乙丑有星

孛于天市前書天文志旗星中四星曰天市又晉書天文志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彗星

除之為徙市易京師大水 九月己卯地震庚寅

地又震 郡國五山崩 冬十月太尉趙戒免以司

徒袁湯為太尉大司農河內張歆為司徒 是歲前

朗陵侯相荀淑卒朗陵侯國屬汝南郡淑少博學有高行少詩照翻

行下孟翻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皆師宗之在朗陵涖事明

治治直吏翻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緝靖熹汪爽肅專賢曰

緝音昆熹音導汪烏光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尺稱

翻專本或作專音敷所居里舊名西豪穎陰令勃海苑康以爲昔高陽

氏有才子八人更名其里曰高陽里杜佑曰潁川郡城西南有荀淑

故宅相傳云卽西豪里更工衡翻穎陰縣屬汝南郡淑縣人也姓譜商武丁子子文受封於苑因以爲氏

左傳有齊大夫苑何忌趙明誠金石錄有漢荊州從事苑鎮碑曰其先苑柏何爲晉樂正世掌朝禮又有

苑子園寔能掌陰陽之理皆其胄也按姓氏志皆以爲出於齊大夫苑何忌之後今此碑所謂苑柏何與

子園左傳國語皆無其人故錄之以待知者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散檮戴大臨厲降庭

堅仲容叔達隤徒回翻數五才翻一音五回翻韋昭音瑰檮直由翻韋昭音挑戴以善翻韋昭以震翻厲

莫江翻降

戶江翻

膺性簡亢

亢口浪翻高也

無所交接唯以淑爲師

以同郡陳寔爲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旣還喜

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陳寔出於單微

單獨也孤也薄也

爲郡西門亭長同郡鍾皓以篤行稱

行下孟翻

前後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爲友皓爲郡功

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

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

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爲功曹時中常侍侯

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

郡守所出命曰教百官志

注郡有文學守助掾六十人掾俞絹翻

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

賢曰檄板書以

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懼洩事也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

可違寔乞從外署功曹主選署寔乞從外自署用若不出於倫者賢曰不欲陷倫於請

託也無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

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綸氏賢曰

綸氏縣屬潁川郡今嵩陽縣是倫謂眾人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爲于

爲翻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

比毗至翻少詩沼翻此咎由故人畏憚彊禦故人倫自謂也漢人於門生故吏之

前率自稱故人楊震謂王密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是也詩曰不畏彊禦陳君可謂善

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禮記坊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坊音防寔

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爲太丘

長

賢曰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

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

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

部

賢曰司官謂主司之官也行下孟翻

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

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

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

沛相賦斂違瀆解印綬去

相息亮翻斂力瞻翻

吏民追思之鍾

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尙鍾君

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

讓風

好呼到翻

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

似我家性

瑾李氏之出而退讓故脩云然

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

刑戮

論語孔子以復以膺妹妻之

妻七

膺謂瑾曰孟

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阜白

邪

阜白易分無阜白言無分別也

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

在位

李膺字元禮膺祖脩爲太尉父益爲趙相

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

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

國語齊國佐見單襄公其語盡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

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其後齊殺國武子招音翹

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

全家爾道爲貴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 乙丑太后詔

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 三月

車駕徙幸北宮 甲午葬順烈皇后增封大將軍冀

萬戶并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

翟租

襄城陽翟二縣皆屬潁川郡

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

主

漢制公主儀服同公侯紫紱長公主儀服同諸王赤紱四采赤黃縹紺長二丈一尺三百首紱音弗

長知

壽善爲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

壽作愁眉啼妝惶馬

髻折腰步翻齒笑妖於騎翻

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

太倉令秩六百

石主受郡國傳漕穀屬大司農

得出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

皆謁辭之冀與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

玉珍怪充積藏室

藏祖浪翻下守藏同

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

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然

冀傳云築山以象二嶠十里九阪阪音反

奇禽馴獸飛走其閒冀壽共秉輦車遊觀第內

晉志曰羊

車一名輦車毛晃曰輦步挽車也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輦多從倡伎倡音昌伎渠綺翻酣

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

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遍近縣起兔苑

於河南城西經亙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

毛以爲識調徒弔翻識職吏翻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有西域

賈胡賈音古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

餘人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謂姦民及亡命者或取良

人悉爲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用壽言多斥

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

冒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

校戶教翻

各使私客籍屬縣富人

賢曰籍謂疏錄之也

被以他

罪被皮義翻

閉獄掠拷

掠音亮拷音考

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

於死又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

士孫姓也奮名也

冀以

馬乘遺之

乘繩證翻遺于季翻

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

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

藏祖浪翻

云盜

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

紫金紫磨金也亦謂之鏐

遂收考奮兄

弟死於獄中悉沒其貲財億七千餘萬

摯虞三輔決錄曰士孫奮

家貲一億七千餘萬余按此以萬萬爲億也

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

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

卒

使疏吏翻復扶又翻妻者私他人之婦女若已所妻然不以道取之曰略橫戶孟翻毆烏口翻

所

在怨毒

毒痛也

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明

將軍地有申伯之尊

賢曰申國之伯周宣王之元舅

位爲羣公之首

賢曰冀絕席于三公

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海傾覆

頃者官民俱匱加以水蟲爲害

賢曰水災及蝗蟲也

京師諸官

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

調徒

各言官無見財

見賢

皆當出民撈掠割剝彊令充足

擲音彭撈音公亮彊其兩翻

公

賦旣重私斂又深

斂力

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

厭

厭於

遇民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

切之求

賢曰賊殺也

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

尊府指大

將軍

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昔永

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

下有離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楊之間幾成大患

事見上卷
幾居希翻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

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

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

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

去明卽昧賢曰卽
就也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

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

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

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旣張遠邇清壹則將

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

直朝

遙翻橫
戶孟翻

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爲州郡

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

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冀遣

書詣樂安太守陳蕃

樂安郡本千乘郡和帝永元七年改爲樂安國屬青州

有

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求謁蕃蕃怒笞殺之

坐左轉脩武令

脩武縣屬河內郡

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市珍

藥

下選
稼翻

而冀遣客齋書詣京兆并貨牛黃

吳晉本草曰牛黃牛

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

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陶弘景曰舊云神
牛出入鳴吼者有之伺其出角上以盆水盛而吐之
卽墮落水今人多就膽中得之藥中之貴莫復過

此本草圖經曰伺其吐出乃喝迫卽落水中既得之
陰乾百日一云子如雞子黃其重疊可揭輕虛而氣
香爲佳又云此有四種喝迫而得者名生黃其殺死
而在角中得者名角中黃心中剝得者名心黃肝膽
中得之者名肝黃大抵不及喝迫得者最勝

京兆尹南陽延篤發書收客

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
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

旨求其事篤以病免 夏五月庚辰尊博園園人

曰孝崇后宮曰永樂

續漢志曰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有永樂宮樂音洛下長樂同

置太僕少府以下皆如長樂宮故事分鉅鹿九縣爲

后湯沐邑

秋七月梓潼山崩

梓潼縣屬廣漢郡賢曰今始州縣也有梓

水潼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羣臣朝會大將軍冀帶劍入省

省卽禁中也

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敕虎賁羽林奪劍

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有

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
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
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癸酉赦天下改元 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

好呼到翻喜許

記梁冀疾之轉不疑爲光祿勳以其子胤爲河南尹

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

勝音升

道路見者莫不

嗤笑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

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

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

言過其門因而謁之禮不專也夏戶雖翻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及以

他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刺七亦翻明遂死

於路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考

異曰袁紀作梁不疑府今從范書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

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

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賢曰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有

靜室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罕皮軒鑾旗車

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左傳陳靈公如夏徵舒之家爲

徵舒所弑齊莊公如崔杼之家亦爲杼所弑

況於以先王灋服而私出槃

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

賢曰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氏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

威侍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

璽斯氏翻紱音弗

設有非常之

變任章之謀

宣帝時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亡在渭城界中夜立服入廟居廊閒執戟立于

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任音壬

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

震之子也

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任音壬

司

徒張歆罷以光祿勳吳雄爲司徒北匈奴呼衍王

寇伊吾敗伊吾司馬毛愷

敗蒲邁翻

攻伊吾屯城詔敦煌

太守馬達將兵救之

敦徒門翻

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

秋七月武陵蠻反冬十月司空胡廣致仕十一

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

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

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

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賢曰快音他沒翻快

忽忘也或荒耽耆欲者讀日嗜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僞

忽真賢曰厭飫姦偽輕忽至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爾雅路二達謂之岐

郭璞曰岐道旁出也此言人主見道不明於人之邪正事之是非莫知所適從也適丁歷翻或見

信之佐括囊守祿賢曰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或疎

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

下賢曰鬱伊不申之貌楚辭曰獨伊鬱而誰語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

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懈古隘翻百姓囂然咸復

思中興之救矣復扶又翻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

壞枝拄卵傾賢曰綻音直覓翻禮記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余謂綻裂之綻非此義此綻釋

補縫也韓詩云破襖請來綻是其義也拄陟柱翻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

窳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賢曰權謂變也遭遇其時而定

法制不循於舊也余謂權秤錘也執權者隨物之輕重爲權之進退以取平也步驟之差各

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賢曰背當時之

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彊其兩翻背蒲妹翻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

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賢曰韓子曰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悅近而

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

同也葉式涉翻

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

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

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倚奪

賢曰倚居蟻翻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

倚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

樂音洛

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

妒與妬同

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眾遂見

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

契息列翻復扶又翻

斯賢智之論

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

之則治寬之則亂

治直吏翻

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

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灋破姦軌

之膽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賢曰密靜也筭

計見效優於孝文見賢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

墮損卒子恤翻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

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

仲之功懿美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

理也聖人能與世推移楚辭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而俗士

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

舞足以解平城之圍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亂秦之後俗益澆薄非

結繩之約所能理也干盾也戚鉞也記曰朱干玉戚

冕而舞大武所以象武王之伐功也書禹舞于羽於兩階而有苗格高帝爲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祕計得出非舞干戚所能解也治直之翻下治亂同治平

亦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

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

賢曰莊子曰吹胸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道引

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爲熱何也夫寒盛則生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能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成公英莊子疏曰如熊縣木而自經鳥飛空而伸足爾雅翼曰熊類大豕人足黑色好緣高木見人自投而下亦以革厚而筋驚用此自快故稱熊經蓋爲國之瀆有

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

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

養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

供音恭養余兩翻

方

今承百王之敝值戾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

馭委其轡馬駘其銜

說文曰駘馬鈍也音達來翻毛晃曰駘脫也

四牡橫

犇皇路險傾

賢曰皇路天路也

方將拊勒韃輶以救之豈暇

鳴和鑾調節奏哉

賢曰何休注公羊傳曰拊以木銜其口也拊音巨炎翻勒馬轡輶車

轡韃猶束也說苑曰鑾設於輶馬動鑾鳴鑾鳴則和應也

昔文帝雖除肉刑

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

見十五卷文帝十三年景帝元年

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

崔瑗見五

十一卷安帝延光四年瑗于春翻

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爲

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坐才臥翻

臣光曰漢家之灋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

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

姑且也息

安也且苟目前之安也

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

犯瀆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載孔子善子太叔之辭杜預曰糾攝也斯不易之常道矣

閏月庚午任城節王崇薨無子國絕

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國爲任

城國以封東平王蒼之少子尚崇尚之姪也諡法好廉自克曰節

以太常黃瓊爲

司空 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

禮

西都中世以後以三公九卿爲外朝官東都無特中外朝之別也此中朝直謂朝廷朝直遙翻

特

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

咸稱冀之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此西都諸

臣所以尊王莽者今廣復欲以崇冀微黃瓊之言殆哉

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

之勞增邑萬三千戶又其子楨亦加封賞今諸侯以

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

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不

名禮儀比蕭何

蕭何唯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何嘗謁讚不名也君前臣名禮也冀何如人

而寵秩之至此乎讚與擯贊之贊同

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

比鄧禹

賢曰冀初封襄邑縣襲封乘氏更增以定陶陽城是爲四縣余謂陽成當作成陽與定陶

乘氏皆屬濟陰郡

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

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

賢曰絕席別也

十日一入

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爲于寘所殺初西域長

史趙評在于寘病癰死

按西域傳評元嘉元年死寘徒賢翻

評子迎喪

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謂評子

曰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

著陟略翻創初良翻

故致死

耳評子信之還以告敦煌太守馬達

敦徒門翻異曰車師傳作

考

司馬達今從于寘傳

會敬代爲長史馬達令敬隱覈于寘事

隱度

也覈考也實也

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

復扶又翻說輸芮翻

于寘國

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

謂以評死爲建罪也

于寘必

服矣敬貪立功名前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

供俱宴饗之具也

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

何爲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薄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爲復疑卽前斬建于寘侯將輸燹等遂會兵攻敬

按前書西域諸國各置輔國侯左右將復扶又翻燹蒲北翻

敬持建頭上樓宣告

曰天子使我誅建耳輸燹不聽上樓斬敬縣首於市

縣讀曰懸

輸燹自立爲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馬達

聞王敬死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帝不聽徵達還

而以宋亮代爲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賓令自斬輸

樊

開于賓國人自新之路仍募使斬輸樊也樊蒲北翻

時輸樊死已經月乃斷

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

斷丁管翻

亮後知其詐而竟

不能討也

史言漢之威令不復行於西域

丙辰京師地震

夏四

月甲辰孝崇皇后優氏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爲喪主

斂送制度比恭懷皇后

恭懷皇后和帝母梁氏斂力贍翻

五月辛卯

葬于博陵

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冬十月乙亥

京師地震

十一月司空黃瓊免十二月以特進趙

戒爲司空

永興元年春三月丁亥帝幸鴻池

百官志注鴻池在雒陽東二十里水

經注穀水東注鴻池陂池
東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

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

元 丁酉濟南悼王廣薨無子國除

廣濟南王顯之子也紹封見五

十一卷順帝永建元年濟子禮翻

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

百姓饑窮流冗者數十萬戶

冗散也而隴翻

冀州尤甚詔以

侍御史朱穆爲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

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

安平國屬

冀州喪息浪翻

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

下遷稼翻

吏畏其嚴遂發

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

不以趙忠玉匣爲僭而以朱穆發墓爲罪昏暗之君豈有真是非哉賢曰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工徒校

戶教

太學書生潁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

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

處昌呂翻

拜州之日志清

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

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

天意

塞悉則翻

由是內官咸共患疾

內官卽中官患於避翻

諛譎煩

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

同勤禹稷而被其鯀之戾

共音蒸

若死者有知則唐帝

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

賢曰尙書放驩兜于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

裔也山海經曰有驩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曰驩頭驩兜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

當今中

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

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

其口也。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賢曰：運行也。論語呼曰：季氏富於周公。呼

噲則令伊顏化爲桀跖。噲與吸同。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

抗。亢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惡，烏路翻。呼，到翻。徒感

王綱之不攝。賢曰：攝，接也。余謂攝，飭整也。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

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賢曰：黥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鈇其足。

也以鐵著足。曰鈇。代穆輸作帝覽其奏，乃赦之。冬十月太

尉袁湯免。以太常胡廣爲太尉，司徒吳雄，司空趙戒

免。以太僕黃瓊爲司徒，光祿勳房植爲司空，武陵

蠻詹山等反。武陵太守汝南應奉招降之。車師後

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戊，己兩部各置校尉，各有部候。

西域傳曰和帝置戍部
候居車師後部侯城

忿戾而反攻圍屯田殺傷吏

士後部侯炭遮領餘民畔阿羅多詣漢吏降

前書車師後國

有擊胡侯漢賜印

阿羅多迫急從百餘騎亡入北匈

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王

上時掌翻上奏而立之安帝延光四年班

勇斬後部王軍就其質子在敦煌質音致後阿羅多

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

復扶又翻

頗收其國人戍校

尉嚴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

開信者開

以丹青

許復爲王阿羅多乃詣詳降

降戶江翻

於是更立

阿羅多爲王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與之

西域傳曰帳者猶中
國之戶數也將如字

二年春正月甲午赦天下 二月辛丑復聽刺史二

千石行三年喪 安帝建光元年斷行三年喪事見四十九卷 癸卯京師

地震 夏蝗 東海胸山崩 賢曰胸山在今海州胸山縣南 乙卯

封乳母馬惠子初爲列侯 秋九月丁卯朔日有食

之 太尉胡廣免以司徒黃瓊爲太尉閏月以光祿

勳尹頌爲司徒 冬十一月甲辰帝校獵上林苑遂

至函谷關 校戶教翻闌校也所以遮獸而獵取之謂之校獵東漢關上林苑於雒陽西函谷關

在河南 秦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竇等反殺長吏

永壽元年春正月戊申赦天下改元 二月司隸冀

州饑人相食 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夫天之與

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

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

賢曰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湯與桀戰于鳴條

之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嘽嘽余按大雅大明之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陶蓋用此檀車事言桀紂貴爲天子得罪於天流毒於民而湯武伐之亡國之事不接於帝之耳目帝不知以爲戒也毛氏詩傳曰檀彊勒之木陸機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尙可得駁馬繫迷一名挈榼故齊人諺曰上山伐檀挈榼先嘽蓋檀木彊勒可爲兵車嘽吐丹翻涼力尙翻

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

卽損於聖體

震食謂地震日食也

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

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

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旣不能增明烈考之

軌而忽高祖之勤安假利器委投國柄使羣醜刑隸

芟刈小民

芟所街翻

虎豹窟於魔場

賢曰鹿子曰魔音研奚翻

豺狼乳

於春圃

乳人喻翻產也

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

之鬼

言無貧富皆不得其死

死者悲於窀穸

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

也窀株倫翻

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

者也

朝直遙翻爲于僞翻

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

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投趙高

以車府

閭樂爲咸陽令趙高爲中車府令

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

不顧

離力智翻

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彊秦之

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

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

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

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

前年

朱穆得罪李膺時亦免居綸氏

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

賢曰不時

謂不合於時也

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

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省悉景翻

夏南陽

大水司空房植免以太常韓續爲司空

續以淺翻

巴

郡益州郡山崩

秋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

等反

莫於六翻鞬居言翻且子余翻

考異曰

寇美

稷東羌復舉種應之

復扶又翻種璋勇翻

安定屬國都尉敦煌

張奐初到職

賢曰屬國都尉其秩比二千石水經注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縣

壁中

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卽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

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

此卽秦蒙恬所築長城在上郡界

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

前書上郡龜茲

縣上郡屬國都尉治所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使南匈奴不得

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莫鞬等破之伯德

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寧羌豪遺奐馬二十四金鑊

八枚

遺于季翻賢曰郭璞注山海經云鑊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韻書曰鑊戎夷貫耳

奐

於諸羌前以酒酹地

賢曰以酒沃地謂之酹音力外翻余謂蓋自誓也

曰使

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

此八都尉率好財貨

好呼到翻

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

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二年春三月蜀郡屬國夷反

延光元年以蜀郡西部都尉爲屬國都尉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灋禁平

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立庭于彈汗

山獸仇水上

汗范書作汗獸音昌悅翻

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

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

卻夫餘

抄楚交翻夫音扶

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

四千餘里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

膺爲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

女悉詣塞下送還之

考異曰袁紀延熹二年鮮卑寇遼東度遼將軍李膺擊破之

今從范書

公孫舉東郭寶等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兗徐

三州破壞郡縣

壞音怪

連年討之不能克尙書選能治

劇者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爲嬴長

嬴縣屬泰山郡賢曰故城在今兗州

博城縣東北治直之翻掾俞緇翻長知兩翻

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

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

主者主倉粟之吏也

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

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

皓陳寔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

四長

賢曰謂荀淑爲當塗長韓韶爲嬴長陳寔爲太丘長鍾皓爲林慮長也長知兩翻

初

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

熲古既

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

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

悉斬獲之坐詐爲璽書當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

竟拜議郎

司寇二歲刑璽斯氏翻

至是詔以東方盜賊昌熾

志令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熲

段熲傳作

詔帝紀作頌作頌爲是

拜中郎將擊舉竇等大破斬之獲首萬

餘級餘黨降散

降戶江翻

封熲爲列侯

冬十二月地震

封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梁胤子桃爲城父侯

城父

縣屬汝南郡

考異曰袁紀馬桃封在建和元年馬作焉桃作桃今從范書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